

# 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

## 武警达州市支队370名老兵泪别军营

□周晓辉 陈家劲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

11月25日，一个特别的日子。  
“送战友，踏征程……”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时，在武警达州市支队操场上，370名退伍老兵们正泪别军营。

“在部队5年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去成约旦。”特勤中队的邱选熔，5年前从广东梅州应征来到了武警支队，后因军事技术过硬、射击技能突出被选拔为狙击手，曾两次参加武警四川省总队的反恐比武和支队组织的特勤比武，两次荣立三等功。2013年10月，他又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备战约旦国际特种兵勇士竞争选拔集训，但参加考核时腿受了伤，没去成约旦。“不过，通过参加这种集训，使我学到了更高层次、更专业、更全面的知识，这对我复员到地方很有帮助，比如将来参加地方的特警选拔，都很重要。”他说。

“部队是一个大集体，尽管我待的时间只有两年，但战友间那种贴心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很感动。特别是当自己心情压抑的时候，部队主管会找你谈心，这种感觉特别温暖。”说话间，21岁的彭旭东眼眶不禁有些湿润。

老兵难舍难离，是有理由的。

“来，大家坐好了。让我们一起为过生日的老兵们献上一首生日歌！”11月24日晚上6时许，特勤中队餐厅，指导员焦建龙扯开嗓门起了个头。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歌声瞬间飘散开来，浑厚、有力。“今天是我在部队过的最后一个生日，也是最后一顿晚餐，我太激动了！”说这话时，已换上退伍服装的朱谊朗眨了眨眼，欲将正在眼眶中打转的眼泪憋回去。

据了解，像这种集体生日宴会，他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。而24日这天，就有7名即将退伍的老兵和5名新战士过生日。在中队干部的安排下，12名战士围坐一起，依次接受支队领导送上的生日“礼帽”和祝福。

不久前，支队还发出通知，要求在老兵中深入开展一次“大谈心”、组织老兵进行一次体检、帮老兵向家乡民政部门或机关单位写一封就业推荐信、为老兵制作一张军旅生涯光荣牌等“十件暖心事”活动。各中队还为即将退伍的老兵们开展了电脑等课程的技能培训。

老兵们也不含糊，按照平日里养成的作风和习惯，首先向留队战友们写下了挑战书、倡议书等，通过最后一次整理内务、最后一次擦拭枪支、最后一次站岗执勤等方式，向所在部队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答卷。“一想到是最后一次，我们做得比任何时候都认真。”老兵们感慨万千。

“军旅生活虽然短暂，但我们用热血流出了一腔正义，用青春铸造了人生的辉煌。”李兴乙代表全体退伍老兵表态：“回到家乡，决不辜负首长的殷切希望。”



别了，战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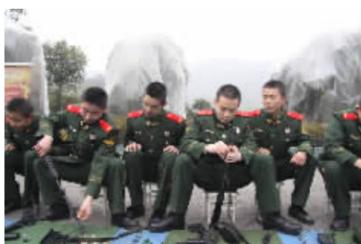
最后一次在部队过生日



最后一次巡逻



最后一次站岗交接



最后一次擦拭枪械



留队战士为欢送车辆戴大红花

整装待发

# 法医武思坤：让证据“开口说话”

□叶娟 孙粟 本报记者 徐冬 闫军 摄影报道

散发着恶臭，爬满了蛆虫的腐尸；散落案发现场，血肉模糊的尸块……这样的场景，无需亲见，仅凭想象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。可是法医，不但要亲见，要接触，还要时刻保持镇定和清醒，用清晰的思路、专业的知识进行现场重建，用精准的分析判断解开死亡之谜。

“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拨开层层迷雾，让死人‘说’出真相。”1999年，在沈阳军区后勤部担任主检法医师的武思坤转业到市公安局，在刑事技术中心法医岗位上干了一干就是15年。15年来，武思坤检验尸体2000余具，开棺验尸40余次，活体检验4000余例，出具鉴定书5000余份，均正确无误。

2002年1月4日，大竹县黄家乡发现一具已被焚烧的无头尸体。“当时还缺乏先进的检测仪器，由于条件不足，基层法医无法对尸体的年龄、身高、性别、死因进行准确判定。”眼看侦查工作陷入僵局，大竹县公安局遂向市刑警支队求援，武思坤奉命急赴现场，对尸体进行详细检验。“世上没有绝对的完美的犯罪，因为‘罪必留痕’。”武思坤深信此点。通过对尸骨骨化点、趾骨联合的观察，确定了死者年龄在13岁左右。但由于死者年龄较小，使得无法从骨盆形状推断出其性别。“我没有就此罢休，通过对尸体会阴部位的仔细解剖，终于在残存组织中发现了小一段阴茎海绵体，从而确定了死者系男性。”尸检为寻找尸源、侦破案件提供了方向，第二天犯罪嫌疑人就被抓获。

“一名合格的法医，不仅要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，还必须具备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。”2001年4月至2003年5月，达川区、大竹县10多个乡镇的中学发生连环强奸案。“当时尚无法及时进行DNA鉴定，但通过10余次精斑检验，发现均为O型血。”此外，

武思坤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时间、作案地点、作案手段等也进行了综合分析，从而大胆提出该案为一人所为。根据武思坤建议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邻近中小学校蹲点布控，终于在2003年5月9日凌晨在达县碑高中学将再次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杨传山抓获。后经指纹鉴定、DNA鉴定证实，上述连环强奸案均为杨传山一人所为。

法医在古时被称作“仵作”，是因为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，常被人说成“晦气”。“直至今天，法医这项工作仍遭人嫌弃，干这一行的年轻人要朋友都有些恼火。”武思坤说，从服从分配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所以这15年来，他眼看着许多同事面对尸体时或掩鼻，或呕吐，或受不了心理上的压力，最终转身离开，自己依然在坚守。

在武思坤看来，尸臭、血腥、人们不理解都不算什么，当法医最危险的还是肝炎、艾滋病、狂犬病这些传染性疾病。“可又不能因为死者有传染病就不工作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，动作尽量要轻柔，防止被血喷溅，被断骨划伤。”



武思坤在检验骨髓

**百姓平凡故事**  
演绎精彩人生

达州好人·好事·好家庭

4版

视觉·故事

生活

周刊

编辑：廖晓梅

2014年11月28日 星期五  
dzbszk@126.com 2389342-407